

危险拍档 常舒欣

作者：常舒欣

作者简介

常书欣，本名常舒欣，山西沁水人，被粉丝亲切称呼为“老常”。知名网络原创文学作者，擅长创作都市类作品。

原起点中文网知名作者，2013年6月签约加盟创世中文网，现在以本名加入掌悦读书，继续创作。

主要作品有《红男绿女》，《黑锅》、《超级大忽悠》、《香色倾城》、《余罪》、《商海谍影》、《危险拍档》等。

“老常”笔下的故事不仅以剧情跌宕起伏著称，同时更散发着强烈的时代生活气息，具有极为深刻的现实价值。

2013年12月20日，中央电视台《新闻直播间》节目以《余罪：我的刑侦笔记》的火热为话题采访常书欣，本书也一举成为时下最火爆的文学作品，许多本身职业就是警察的读者更是参与到小说剧情讨论当中，引发了现象级的阅读狂潮。

内容简介

警察有同事为伍、罪犯有同伙结伴。

他们天生为敌、水火不容。

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。

既是警察的搭档、又是罪犯的同伙。

他们是.....线人。

他们是.....最危险的拍档。

作品信息

书 名：危险拍档

作 者：常舒欣

类 型：都市生活

连载平台：掌阅小说网

完本时间：2015年12月23日

完成字数：105.6万字

第一卷

疯子的盛筵

楔子 疯狂世界之序曲

峰峦如聚、波涛如怒，山河表里潼关路。

自渭南以西不足百里，便是这片史书名地，地势险绝，山形遒劲、缭绕秦岭的云烟终年不散，千年苍桑依旧如故，唯有当年兴亡百姓苦的潼关路，已经变成了横亘东西的高速，在群山峻岭中蜿蜒如龙。

入夜，高速路驶来了一列特殊的车队，警笛响彻着，惊醒了远山栖息的夜泉；警灯闪烁着，划破了夜空的暮色。警车在疾行着，风驰电掣地驶向前路。

渭南出口，车队减速，下高速，车行未停，驶离处路标：渭南精神病专科医院。

领航的车后，陕A，零字头，是这列车队的指挥车，副驾的位置，端坐着一位警服正装，白面无须的中年男子。

范文杰，省厅政治部主任，执行特殊任务。

后座，刚调任402专案组叶天书。

在接近目标地的时候，范文杰欠欠身子，回头瞥了眼正襟危坐的老部下，出声问着：“天书，调任402专案组有半个月了吧，什么感觉？”

“感觉.....实在不太好。”叶天书噤声道。

“呵呵.....这是实话，说说不太好的吧，我向秦厅汇报时候，可以如实反映。”范文杰笑道。

402专案组是以时间编号的，全称是打击非法传销专案行动组，半个月已经斩获不少，但在叶天书口里，却毫无兴喜成份，就听他道着：“老领导，真不是我叫难，不好上手啊，查获的窝点，大部分都是受害人，而且是被洗脑的受害人，他们不觉得我们是解救，而是视警察如仇啊。”

“我们的工作是要解决问题，消除危害，不是去博谁同情，博谁理解的。”范文杰不客气地道。

“是，我懂。”叶天书赶紧改口，上级的态度从来就没变过，治安隐患，理解不理解都得办，他解释着：“我最大的体会是，传销洗脑是非常恐怖的，甚至比刑事犯罪还可怕、而且危害更大.....对付刑事嫌疑人，我们可以使用一切认为必要的手段，可这些人，严格地讲，都是受害人，这一点，就让我们投鼠忌器了。”

停顿了片刻，他见老领导没吭声，补充道：“我们总结了几个特征，一是团伙联系紧密，都有亲缘血缘关系，除非是发展下线，否则外人很难插足；二是纪律严明，他们是同吃同住同行，连跟外人怎么说话都有统一的口径，在无法界定其涉嫌犯罪的情况下，我们是无法实施排查的；三是其手法多变，有挂公司名的、有兜售产品的、甚至有兜售概念的，光现在发现的已经有十几种了，五花八门的，什么都有。”

“办法总比困难多，解决途径呢？”范文杰直接问结果了。

叶天书整整思绪汇报着：“我们正在协调其他省专案组的同行，准备通过招募、对调等办法，往他们窝点里送一大部分自己人，当然，最好是能送到组织层面，否则全省这么大的传销盘子，比我们警力还庞大，穷于应付啊。”

“抓紧时间，尽快办，还是咱们的传家宝，发动群众、依靠群众。”范文杰道。

“是，我记住了.....专案组现在联络了民间两家反传销联盟，他们搜集的资料对我们研究这种非法组织形式很有帮助.....我们下一步准备发展一批线人，还是走群众路线.....还有，我们聘请了一位心理专家，明天就到。”叶天书道，这个案子，像滚雪球一样，已经开始膨胀了。

“做的好，传销组织者可都是心理学和行为学的高手，我们也要培养一支这样的反传销队伍，这个办法好，一定让参案人员端正心态，认识到非法传销的巨大危害，千万别把它当成件小案子。”范文杰道。

“是，保密阶段，我们专案组也是暂且以传销的组织原则和形式命名，所有参案人员，都进行了集中学习和培训。”叶天书道。

他的声音中断了，是因为不经意看到老领导正痴痴看着窗外，群山的掩映间，有一处灯光辉煌的去处，那就是目的地：渭南精神病专科医院。

窗外，夜色如水，抬头处，星斗闪烁，明河在天。

低头时，车灯下灌木丛绿色欲滴，远处隐隐可见的山峦，勾勒着一条泼墨虬线。

美景当前，心情却怎么也好不了，范文杰慨叹着收回了目光道：“好地方啊，大好风景，怎么能被这帮宵小破坏……瞧瞧他们做的孽啊，可比刑事犯罪严重的多啊。”

驶进医院大门，泊在当院，车队两辆押送车洞开，精神病医院的护工协同警员，把车里铐的人往下带，有男有女、有老有少，个个像打了鸡血一样，警惕地看着外部医院这个陌生的环境，然后死活不下车。

没办法，往下运，一位中年男，慷慨大吼着：我们是合法的，你们这是侵犯人权，我要告你们，我要在网上揭露你们警察的丑陋嘴脸。

又一位，表情兴奋，对护工介绍着：四海之内皆兄弟啊，我看我们有缘份，有兴趣加入我们吗？不要急着拒绝，这套创富的密码能改变你人生……

还有一位，女的，直接咬了护工一口。

又有一位，乱踢乱蹬，上了四个人才抬下来。

还有位暴力倾向的光头大汉，是被几位警察挟着送进去的。

一共十七人，包括九位女人，发病的表现不一，不过根源是一样的，不是痴迷传销赔光了，就是被传销骗光了，解救遣返时，这些人连自己的家庭住址都说不清了，或者早没家了。

“我这段时间就是干这事啊，遣返的经费、治疗的经费，都得从厅里拔，这些精神已经错乱，遣送不了的，连收容站都不收啊，只能暂且送这儿接受治疗了……经费的事，我能解决，天书，端掉他们组织，拔掉毒瘤的事，就靠你了，我们总不能看着好端端的人家，一个个败家破财，都成精神病吧。”范文杰道。

“是！我这一百来斤，跟他们拼上了。”叶天书有点激动，他立正敬礼道。

那些狂燥的，那些失去理智的、那些在又抓又挠的，那些已经没有正常思维的人，那些错乱的行径，让叶天书血脉贲张，耻而后勇。他明白紧急调他参与此次运送任务的意义了。

范文杰看着他，警队里从不缺这样的热血人物，那怕是堵枪口挡刀尖都不皱眉，不过此时他却不是非常中意，轻轻的放下了叶天书礼敬的手，语重心长说着：“这类案子更多是斗智，而不是斗力，到目前为止，我们抓到的组织者，最高层次也就是小经理，连收钱的资格都没有……省厅的指示，要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，要彻底、干净、全面的拔掉这颗毒瘤，光凭一时的血勇可不行。”

“省厅还有安排？”叶天书兴奋地问，听到了弦外之音。

“看来你明白了，刑侦上除支援你们外勤，还调来了一位卧底警员，别问我是谁，我也不知道，不过合适时候，他会找你的。”范文杰道。

“到什么程度了，进到对方那个层面了？”叶天书兴奋了。

“要都知道就不叫卧底了。今天也不是单纯给你战前动员，而是要给你一道命令：严密监控这里。这里可关着一名传销教父级的人物，是个精神病患者，而且有数次逃走前科，同样的错误，绝对不能在我们手里重犯。”范文杰严肃地道，手指落处，正是管理严苛到状如监狱的精神病医院。

“是！”叶天书敬礼铿锵道。

“走，我带你认识他，见识一下这个疯狂的世界，我们的起点可以在这里，但我们的终点，绝对不能重回这里。”

范文杰带路，叶天书亦步亦趋跟着，通向理疗室的房间有三道门，比监狱的看管不遑多让，刚刚进去接受体检的患者还在闹腾，那些刚送进来精神病患者，正如痴如醉、如癫如狂的叫着、喊着、打滚着，不接触那能想到，传销的危害已经流毒如斯也。

最后一扇门，打开了，两人的身影消失在门里。

一个疯狂的故事，一段疯狂的传奇，从这个疯狂的世界打开了一扇门……

第01章 雨碎愁城

轰隆隆的雷声挟裹着一条明亮的闪电，炸响在滨海市的上空。

天地一线，雨如瓢泼，市区的多处路面积水盈尺，车辆寥寥、行人绝迹。

木庆臣呶呶发干的嘴，表情像是在为天气发愁，他放下车窗，把烟蒂扔掉，几乎是一瞬间的功夫，飘进车里的雨水打湿了他一只袖子，他赶忙关上，又一次看向腕上的表。

差一刻上午九时，约定就在九时，可此时的天气却像黄昏一样晦暗。让他的心情差到了极点，他一次又一次看着时间，那跳动的秒针似乎都能给他带来焦虑一样，让他坐卧不安，又一次伸向车储物格子的烟盒时，摸索半晌毫无所获，再看时，烟盒已空。

这时候，电话来了，他赶忙接起来，脸上兴喜了，下了车，撑着伞匆匆奔向写字楼的门厅，浑然不顾漫过脚面的雨水。

雨天的缘故，这幢写字楼里显得人影稀少，伞存在门厅，直上楼层，他像强迫症一样念叨着要去的地址，B座、21层、2121房间。

心跳随着目标的接近在不断加速，木庆臣恍惚间似乎有一种错觉，就像十几年前被儿子的班主任电话通知到场、被学校的教务处通知到校，每一次都让他颜面扫地……十几年的光阴一闪而过，什么都在变化，唯独他这个当父亲的没有变化，仍然怀着那种忐忑不安的心情。出电梯时，他像条件反射一下停下了步子，那种推开班主任办公室门的羞愧感觉又重上心头，让他鼓了很大的勇气才敲响了2121号房门。

烫金的门牌：冯长翔心理咨询室。

门后，是全市闻名遐迩的心理医生冯长翔。

门应声而开，一位戴着眼镜、面白无须的中年男站在门口，木庆臣没有想到这么年轻，稍稍一愣，对方笑吟吟地伸手相握，请进房间，笑着邀坐，边落坐边笑着道着：“木老板，您不会认为心理医生也应该鹤发童颜、仙风道骨吧？”

坐下的冯长翔身后一排书架，人显示格外儒雅，笑容格外地自信，木庆臣反而不好意思了，赶紧摇摇手道着：“不不，冯医生，您误会了……我是有点奇怪，下这么大的雨，您还来。”

“那说明，我还没有到可以任性的程度嘛。”冯长翔笑道，手在桌上一蜷，直视着木庆臣，木老板像羞愧难当一样，低着头。

看心理医生，肯定是有心病，而这位木老板的心病，看样子病入膏肓了。

病因，冯医生拿到了手上，一台精致的平板，他翻看着，不时地观察木庆臣的表情，平板上显示着一很帅、很朝气、很阳光的一个男孩，像偶像剧的男主一样。

这就是病根，老木的儿子小木，木林深。

一页一页看过，不得不说这位当父亲的很尽心，从孩童时代，留存了大量的照片、成绩单、学校记录，几十页的记录记载了他儿子木林深的成长经历，本市初小、新加坡读高中、荷兰学习艺术、后又到美国攻读经济学，最后一页，是拿到了……美国一所大学的硕士文凭。照片上，阳光大男孩已经成长为一个帅气的小伙子，浓眉悬胆鼻比偶像剧里的男主不逞多让，像英气帅气等多种气质的组合体。

当然，理想和现实是脱节的，所有气质的综合之下，把他爸气成这样了。

“木老板……咱们的交流应该是坦诚的，您觉得呢？”冯长翔小心翼翼地道。

木庆臣有点紧张了，点点头道：“当然，跟您不需要避讳家丑。”

“表面上看，是个很优秀的儿子，不过结果应该适得其反吧？我只看到表像，却看不到原因，没有原因我也就找不到病因，您不介意我问您点隐私吧？”冯医生问。

“没啥隐私啊，就养了个败家子。”

木庆臣话匣子打开了，这位拥资亿万老板说起家事来，和一个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，他表情凄然，罗里罗嗦地说着：

“……他妈去得早，我一直想病根就在这上头，来这座城市快三十年了，就从盘下个小店开始，一直做到这么大……小时候孩子可招人待见了，我们俩口子忙里忙外，孩子就在饭店做作业，学习还门门是优……他上初中的时候，他妈妈病重了，那一场病啊，我们爷俩都差点没熬过来……我欠她的啊，辛辛苦苦十几年，跟上我没享几天福，就那么去了……您是不知道，她走时候，临了都闭不上眼啊，直勾勾地看着儿子……我知道她心思啊，怕我续弦给孩子找个后妈，孩子遭罪啊……”

“等等，您停停……简短一点。”冯医生打断了老木的诉说，败家子也是心头肉啊，说这么动情，就差抹了鼻子泪了，他直接问着：“那……木总……您发妻去世后，什么时候再婚的？”

“三年多……那时候，我儿子已经出国了。”木庆臣道。

守了三年，这个结果已经让冯长翔意外了，他追问着：“那您儿子没出国的时候，会不会出现过这样的情况……您和别的女人在一起，被他撞到？这种事对未成年人影响很大，特别是在他失去至亲的那段时间。”

“这个……”木庆臣又噎住了，抽了纸巾，擤了把，然后默不作声。

心理医生就是靠窥探别人心里秘密混饭的，不用问了，此时的尴尬已经是最好的答案了。

应该有，冯长翔如是想到，骤失挚爱，就成人都难以承受，何况一个未成年人。没有人能代替母亲在一个未成年心里的位置。

这是病源，和冯长翔的推断是一样的，但把他难住了，这是最难解决的那一种。

木庆臣可等不及了，直道着：“冯医生，我是来解决我儿子问题的……我是成人了，没什么问题，对于发妻，我尽到心了，这十几年，我的心差不多都操到他身上了，花多少钱，我真不在乎，问题是，我还没有到能给他一辈子花不完钱的水平啊。”

“呵呵，那好，说说您儿子吧。”冯长翔换着话题道。

“从哪儿说起呢……这个……”木庆臣悲感顿时成了怨气。

“就从出国开始吧，能告诉我，为什么数次转学吗？还非要送出国。”冯长翔问。

“我也不想啊，没学校收他啊，本来送到最好的九中，他成绩越来越差，还学会喝酒抽烟了，结果人学校是说什么都不要人了，劝退……后来转到四十中，不知道怎么又学会偷东西了，还专偷女生的东西，哎呀把我这张老脸扇的，咱家是缺钱的家么……连转了三个普通高中，最长只呆了三个月，没办法，我又掏高价把他送贵族学校，结果……这次更直接，多少钱都摆不平，人家直接给开除了。”木庆臣咬牙切齿道。

“什么原因？偷东西？”冯长翔好奇问。

“不，调戏女老师，从写情书发展到掀人家裙子。”木庆臣像做了坏事，难堪地道。

这次轮到冯长翔被噎了，一个孩子性格的大变，总要有他的原因，但也不至于这么出格啊？

他看着木庆臣，为了消除尴尬加速问着：“后来呢？看履历，在新加坡勉强读完了，为什么不在那儿接

受大学教育？”

“他酒驾，挨了鞭刑……那个环境有了污点，可不像咱们国内，花点钱能抹掉。”木庆臣道，表情极度难堪，可见儿子恶劣到什么程度。

现在该着冯长翔觉得这位当父亲的不容易了，他安慰道着：“那应该让他省悟了吧……我觉得他很有艺术细胞啊，照片里几幅画不错，在荷兰学的？”

“您是不知道啊……他去荷兰的原因，不是为了学艺术啊，我后来才知道。”木庆臣愤然道。

“那是什么原因？”冯长翔奇怪了。

“那儿抽大麻、逛红灯区都是合法的，这兔崽子，每月拍几幅画朝我要钱，我去了才知道，他住处连画笔都没有，还学艺术，根本就是不学无术去了。”木庆臣悻然道，已经无力评价了。

“那后来呢？”

“我让他滚回来，他死活不回来，要去美国学习，我一想回来也是添堵，要不就去学学……”

“于是就去了。”

“啊，还能怎么样？留学留学，还不都是糟塌家里那点钱。”

冯长翔嗤声差点笑出来，他憋住了，努力在回忆着这位奇葩儿子身上的闪光点，不过实在找不出来，他小心翼翼说着：“您提供的那张文凭，好像有点……问题……亚伯拉罕林肯大学，是……”

Abraham Lincoln University……冯长翔仔细看着照片上一行英文，没有说出来。此时这个有钱老爸比赔光了身家还难堪地道着：“别提了，我前段时间咨询业内人士才知道，他们说，这文凭只要给钱就办，管你是个人，还是条狗。”

老木颓然低头，有气无力地道，从希望到失望、再到绝望的心路，画上句号了。

这时候冯长翔一点也笑不出来了，他看向木庆臣的眼神里，唯余浓浓的同情和怜悯。他甚至不忍直视，生怕让他难堪、让他尴尬、让他伤心……

欢迎访问：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（<https://www.shgis.cn>）

文档名称：小说：《危险拍档 常舒欣》常舒欣 著.epub

请登录 <https://shgis.cn/post/1428.html> 下载完整文档。

手机端请扫码查看：

